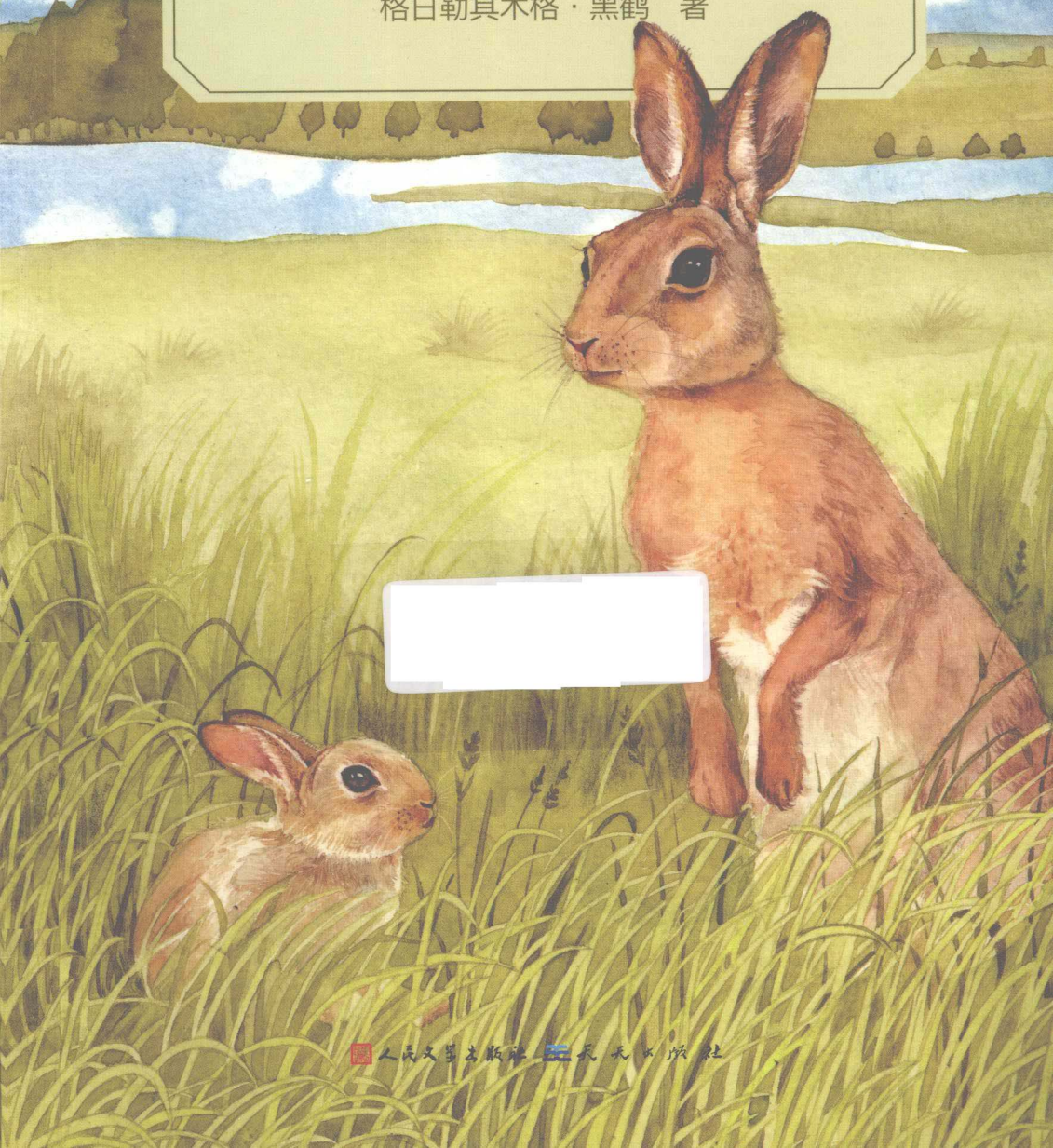


黑鹤亲近大自然动物小说

母兔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黑鹤亲近大自然动物小说

母兔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兔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5.5

(黑鹤亲近大自然动物小说)

ISBN 978-7-5016-0977-2

I. ①母… II. ①格…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0192 号

责任编辑: 张菱儿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50×1000 1/16

印张: 10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30,300 册

ISBN 978-7-5016-09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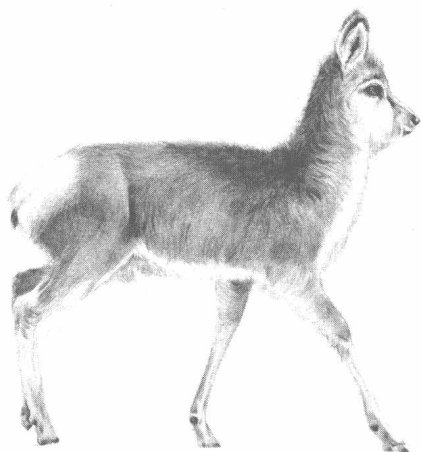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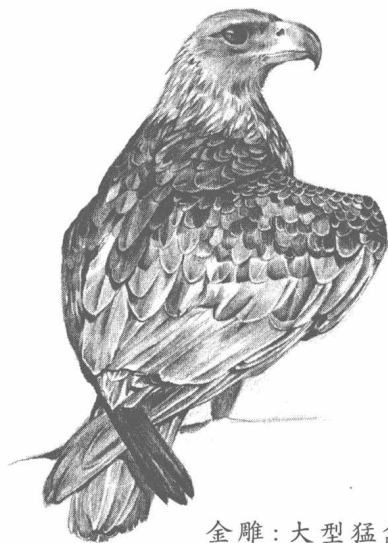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雕鸮：大型猛禽。喜单独活动。分布于欧亚大陆和非洲等地。栖息于森林、平原、高山和峭壁等各类环境中。以各种鼠类为食，也吃包括狐、豪猪、野猫类等在内的兽类、鸟类、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营巢于树洞中各悬崖凹处。



泽日：蒙古语译音，黄羊。即蒙古羚羊，也称蒙古黄羊或蒙古瞪羚。雄兽角短而直，表面有明显紧密的横棱。尾巴很短，体毛呈红棕色，臀部有白色斑点。四肢细长，前腿稍短，角质的蹄子窄而尖。喜群集。善跳跃和奔跑。以杂草、灌木等为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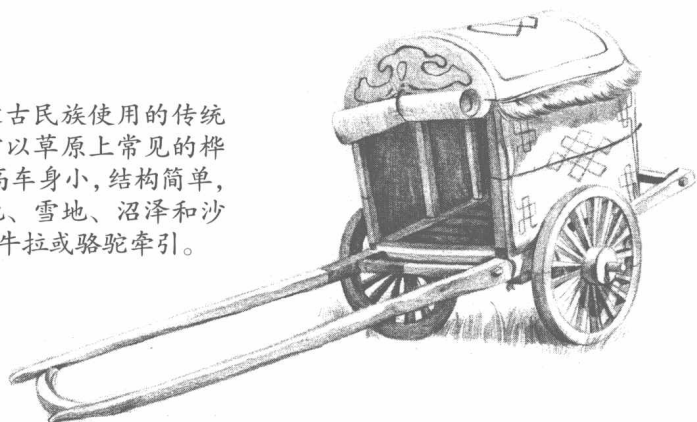


金雕：大型猛禽，分布于欧亚大陆、北美洲和非洲北部。栖息于草原、荒漠、河谷和高山针叶林中。单独或成对活动，有时也结小群。以中、大型鸟类和兽类为食。筑巢于高大的乔木上或悬崖峭壁。



毡包：即蒙古包，蒙古族牧区传统的民居形式。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呈圆形，四周侧壁为木制成片支架，上覆毛毡和帆布，便于拆卸和搬运，适合游牧民族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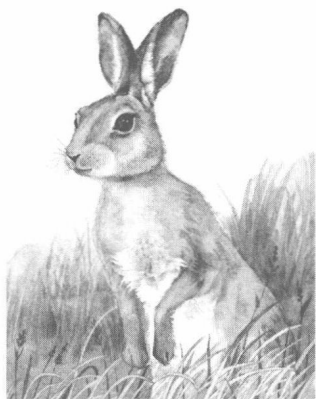
勒勒车：草原蒙古民族使用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通常以草原上常见的桦木或榆木制作，双轮高车身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适于草地、雪地、沼泽和沙漠地带运行，一般以牛拉或骆驼牵引。



草原雕：大型猛禽，分布于欧洲东部、非洲、亚洲中部和南部及中国大部分地区。栖息于平原、草地、荒漠和低山丘陵地带。以鼠、蛇和鸟类等小型脊椎动物和昆虫为食，也吃动物尸体。营巢于悬崖上或地面、土堆上。

目 录

母兔	001
狼谷炊烟	020



母 兔

村子就在河边，从索米娅家那座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木屋的窗子望出去，就是额尔古纳河和缓的灰绿色河流。河边是一片舒缓的绿色草坡，其间点缀着几簇柳丛。

来到这个聚集着俄罗斯族村庄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就发现了那只躲藏在一簇芨芨草丛下的小野兔。如果不是那只突然离开的母兔抖动的银白色尾巴醒目地出现在淡灰色的晨光中，我也不会发现那只小野兔。

那缀在母兔身后醒目的白色尾巴，更多的时候是充当在被捕食者紧紧追逼时左右闪动迷惑对手的一件迷惑物，母兔可以在捕猎者扑向更具有魅惑力的尾巴时而抓住时机



母 兔

逃开。

但这个早晨，那银白色的尾巴暴露了它的目标。它蹦蹦跳跳地跑开之后，我小心地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不相信它会在早晨毫无原因地出现在河边的开阔地上，看它的样子并不是在觅食。

那是位于几棵柳丛间的不大的一小块空地，没有太大的灌木丛，只有几株像受惊的豪猪调动背部肌肉鼓起的棘刺一样蓬勃生长的芨芨草，而稀疏坚韧的芨芨草丛里是藏不住什么的。

我将刚才那只野兔离开的不大的空地几乎一寸一寸地逡巡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也许它只是一时兴起来河边喝水吧，但我又迅速地排除了这种判断。除了极其干旱的季节，否则兔子无论如何不会出现在河边，植物与早晨草叶上的露珠完全可以提供它们身体内所需要的水分。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我感觉到，在望远镜淡蓝色的视野中，一株芨芨草的茎秆出现了极其微小的摇动。这是一个无风的清晨，既然出现摇动，那么毫无疑问它是被有生命的东西触动了。

我小心调整着望远镜的镜头。这是一只俄式军用望远镜，像所有的俄罗斯产品一样，粗壮结实，视野极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过于沉重。

在湖水般清澄的视野中，出现了那株还保持着最微小

颤动的芨芨草如同发育不良的麦子一样的穗状花序，随后是细长结实的茎秆，在蓬生出众多粗硬茎秆的根部，却没有任何我期待的东西。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还是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野兔又动了，几乎在顷刻之间我就发现了它的轮廓。它正在试着用爪子搔动着面颊，它大概是想赶开一只试着在它的面颊上寻找最温暖最微薄部位下口的蚊子。它没有足够的克制力，这个小小的动作暴露了它几近完美的隐蔽。

野兔静静地蹲伏在芨芨草的根部，像一块小小的石头，一个小土堆，或者只是草根，毫不引人注目，如果说保护色是动物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的自我保护措施，那么，此时我发现它做得已经接近无可挑剔。

以芨芨草丛作为参照物估计它的身体，它大概不会比我的拳头大多少。它的头几乎是标准的圆形，还保持着幼年动物所特有的圆润可爱。必须得承认，它的保护色与旁边的环境如此和谐，如果不是它刚才的动作，我就是再盯着它看上一分钟也不会发现它的存在。它的毛色与芨芨草根浑然一体，简直就是一个长着枯草的小土块。当它耷拉下耳朵，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时，没有人可以发现它。

清晨的阳光在它周身那层绒毛上勾勒出一圈金色的晕环。



母 兔

在草地这个荒野的世界里，野兔这个弱小的存在几乎位于食物链的最下端。狼、狐、獾、草原鹰、隼、鸢、黄鼬……都以野兔为食，甚至熊，也会一时兴起地掘开洞穴，寻找没有成年的幼兔。正因为野兔这种位于金字塔底座的重要地位，野兔的数量也会影响到整个草地的生态平衡。正是由于处在这种处处都是捕食者的世界里，成年野兔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奔跑，而未成年的幼兔，因为尚不具备高速奔逃的能力，它们所能做到的就是隐藏。有时兔子几乎并不筑巢，为了使自己的基因获得延续，母兔会将幼兔产在不同的地点或隐蔽处，这种分散的方法从概率上讲，可以使它的后代得到更多存活的可能性。

这只幼兔不过是母兔为了使自己的基因得到延续下去而分散产下的小兔中的一只。每天母兔会定时来到这里为它喂奶。我想，在其他的地方，母兔应该还有不少的孩子，它忙着奔走于各个巢穴之间，为它们哺乳。

这是野兔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最好的生存方式。

整整一天，我不时地走到窗前，拿起望远镜观察这只蛰伏在芨芨草下的幼兔。它纹丝不动，保持着那种几近静止的蜷伏姿势，伏在芨芨草的下面。所谓的变化，我想大概就是眼睛了，那眼睛黑极了，圆圆的眼睛就像刚刚剥去果皮的葡萄，湿润而明亮。它半睁着眼睛，尽管有时候它显然并没有在看什么。当它将眼睛闭上蜷得更紧时，我想

它大概是睡着了。

直到天黑，母兔再没有出现。

我想，母兔大概每天只为幼兔哺乳一次。这一次哺乳应该可以为幼兔生长提供足够的营养，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明天我继续观察的结果是母兔仍然只出现一次，我才可以确定，幼兔每天只需要一次哺乳。因为每天母兔的出现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母兔遇到其他的捕食者或者仅仅因为它认为出现在这里可能会有危险，幼兔都有可能失去进食的机会。

第二天，在清冷的晨光中，母兔再次出现。

我第一次拿起望远镜时，看到伏在茛苕草下孤独的幼兔，毛上挂着还没有被阳光蒸发的露水，在刚刚升起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颗粒细小的钻石。

我抓紧时间喝了一碗奶茶，再次拿起望远镜时，在那棵茛苕草下已经出现了母兔的身影。它正直立起身体，伸长了脖子，警惕地四处张望。来到这里，它大概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惊险，在路上它遇到的任何一个凹坑里，或是草丛中，都可能隐藏着饥饿的捕食者，它们需要以母兔的身体作为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必要食物。

此时母兔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将乳汁哺喂给饥饿的小兔。幼兔已经钻进它的腹下，可以从母兔身体的晃动中感受到饥饿的幼兔使出浑身的劲儿吮吸母亲乳汁的那种力量。



母兔

哺乳的时间很短。很快，母兔几乎是决绝地站了起来，当然也许是因为它感受到某种危险的临近。它必须离开了。

母兔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几乎没有回头，以一种轻轻地颠跳的动作跑进了旁边的柳丛里，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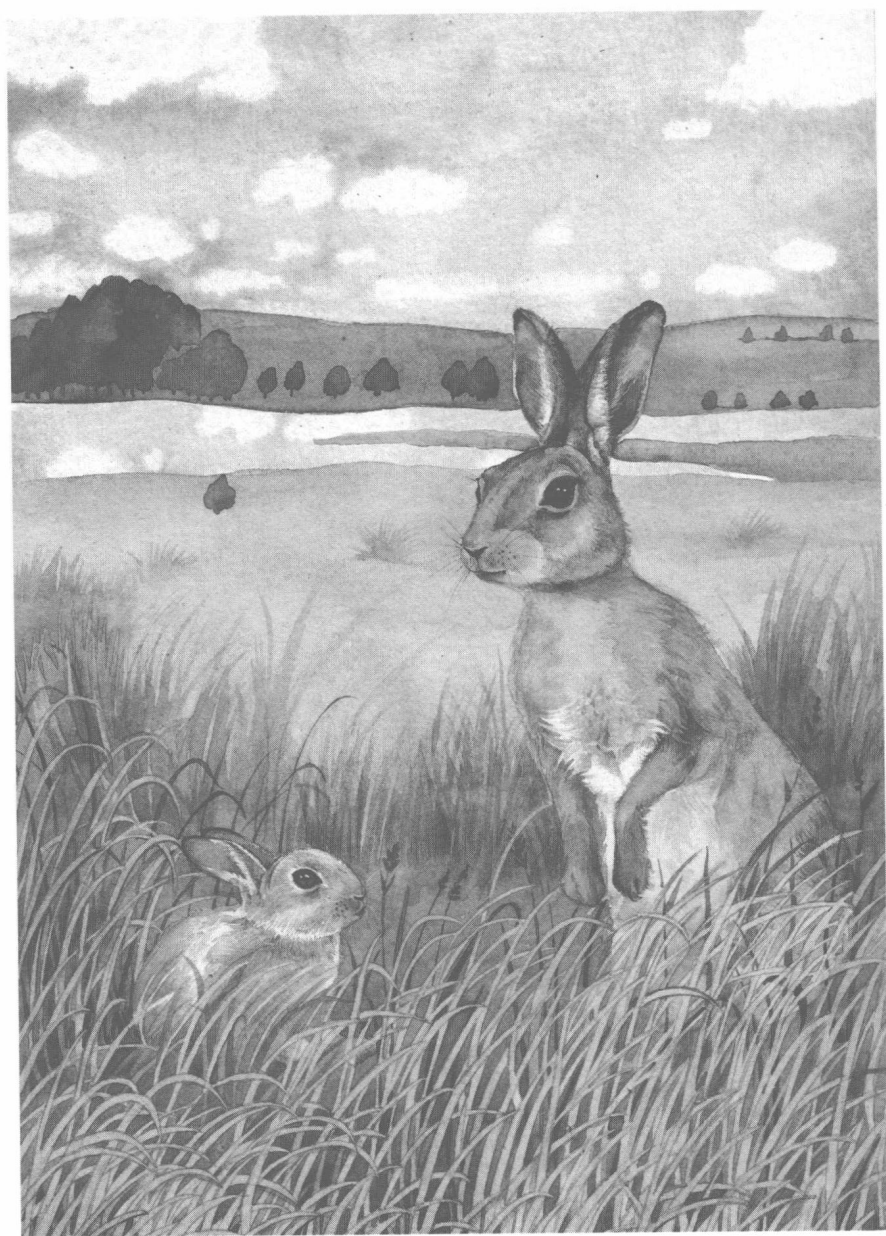
我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母兔会将幼兔藏在这片看起来并不是绝佳隐藏地的开阔地中了，任何一个捕食者都不会相信在这样的地方会有猎物出现。这更像人类世界中上演的空城计，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冒险。当然这也是自然世界中的弱势群体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那些凶猛的捕食者出现在这种开阔地上的机会不会太多。

幼兔并没有任何情感的表现，不但没有尾随着母兔，甚至没有向那个方向看上一眼。它蹲在原地，嘴唇轻轻地蠕动着，似乎要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失去母亲乳头的失落感。它慢慢地爬回到茼蒿草下那个位置，再次蜷成一团，眼睛慢慢地眯起来，耳朵也耷拉了下去。它又要度过一个没有母亲的孤独的夜晚。

无论是母兔还是幼兔，大概都十分清楚，第二天，不一定能有再见到对方的机会。

我一直以为，野兔是一种感情并不丰沛的哺乳动物。

那一天，母兔没有再出现。当然它在夜晚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几乎所有的捕食动物都会在夜色的掩护下外出捕食。



我抓紧时间喝了一碗奶茶，再次拿起望远镜时，在那棵芨芨草下已经出现了母兔的身影。它正直立起身体，伸长了脖子，警惕地四处张望。

不过，在那天黄昏，还是发生了小小的变故。

当我发现的时候，那只狗已经走到开阔地上了。

我希望那只狗只是简单地路过。它并不是一只品种多么纯正的猎犬，甚至也不是牧羊犬，不过是血统不明的杂种狗，因为脱去夏毛和长期的营养不良而显得萎靡不振。它怔怔地凝视着河的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得可以引起它注意的东西。但是这种狗就是这样，常常会毫无来由地站在原地，对着月亮也可以叫上半天。

那只狗看了很久，然后回头准备向村子走来。就要到晚饭的时间了，机会好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儿残羹剩饭。

即使它并不是经过仔细选育而嗅觉灵敏的猎犬，但它毕竟是狗，它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嗅觉也是人类的三百倍。它停了下来，轻轻转动着细长的头——它应该还是有一点儿（十六分之一或三十二分之一）细犬的血统，伸出那引以为豪的鼻子，轻轻地翕动着。它在寻找空气中那可能来自幼兔的嗅源。

这种还没有成年的幼兔，身体上几乎没有什么气味。不过，总是待在一个地方，一点儿气味也没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它感觉到了什么，不再寻找那气味。它一动不动地站立了大概只有五秒钟，然后将头压在地面，一边搜索着一边寻找。它寻找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早晨母兔离开时的路线。



母 兔

狗已经走得距离那丛茛苕草很近了，大约不到五米的距离。我把望远镜的角度稍稍调整了一点儿，镜头里出现了那只幼兔。我惊讶地发现，它对近在咫尺的危险竟然视而不见，仍然半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躲藏在那里，真的就像是一块不大的土块。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却能保持着这种冷静，我无法想象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当然，我更愿意相信它已经吓瘫了。

狗大概是失去了嗅迹，犹豫着是不是要继续寻找下去。它抬起了头，嗅闻着空气，似乎在进行某种比较。然后，它非常坚定地低下了头，继续向前寻找。

我想再走两三米，它的鼻子就会触到幼兔柔软的皮毛，即使幼兔勇敢地控制着那悸动得就要爆炸的小心脏，保持着死一样的纹丝不动，那狗也不会笨到分辨不出皮毛与草根和泥土的区别。

但此时去解救它已经来不及了。从索米娅的木屋到河边大约有一百五十米的距离，就算我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大概也要半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它显然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对幼兔的开膛破腹。

但它竟然跑开了，显然它已经失去了信心，相信那不过是一只偶尔在此经过的兔子留下的气味。有时成功与失败大概只有一层纸的厚度，它的鼻子与幼兔的距离已经不超过一米了。

这一天早晨，天空晴朗而明亮，有微风吹过。

我起床之后，还是先到厨房里倒了一碗温热的奶茶，索米娅正在院子里挤牛奶。

我喝完牛奶之后，拿起望远镜。

在视野里出现了翻飞的大片灰烬一样的东西——河边聚集了一群乌鸦。

那些黑得发蓝的大鸟，在河边蹦蹦跳跳，互相梳理羽毛，或者追逐打闹，在地上留下黑色的羽毛。

昨天傍晚，在村子中的广场上宰杀了一头跌断了腿的牛。我想，这些乌鸦是在空场地吃够了那些残血肠头之类的剩下水之后，顺势来到河边完成盛宴后的梳洗吧。

在我的印象里，乌鸦似乎是什么都吃的鸟，而它们那硕大得与鹰不相上下的身体和黑色的巨喙，使它们在空中几乎无可匹敌。它们居住在村庄附近，捡拾人类的垃圾，但是只要有机会，它们也会偷食厨房里的食物，甚至毫不犹豫地叨起小鸡到树丛中去享用。

我把镜头调向那丛已经成为标志物的芨芨草，那可怜的小东西，果然还伏在那里。我无法想象它又经历了怎样的惊吓，但它一动不动，甚至把眼睛眯得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窄缝。我想幼兔眼睛中那种过于闪亮的色彩大概也会引起乌鸦的注意吧，毕竟那是一种喜欢收集各种漂亮小石子